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十

本家傳十五經注疏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六五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

疏

振鷺入句。正

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大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衡璧大夫衰經士與襁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襁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卽封杞武卽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

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

也。離澤也。容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黎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處昌慮反。

疏

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黎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黎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

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黎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

黎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

皆愛敬之。無厭依之者。猶復庶幾於善風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

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

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黎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

知離澤也。謂澤名為離。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

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容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

之後。時王徧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臯陶謨曰。虞賓在

位。此及有誓。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

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黎

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

上句與喻之中。亦有黎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黎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黎白是

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

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斃音亦厭也。厭於艷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者謂嘗也。烝也。豐芳弓反。

疏

豐年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

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絜。絜

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

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

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

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稻也廩所以

噫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藏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

多○稌音杜徐勣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秭音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遂數萬色主反下數億同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皆徧也箋

予也○醴音禮畀必寐反予也注同妣必豐年多黍○正義曰言今為鬼神祐助而得大有

履反裕胡甲反本或作洽徧音遍予音與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稻之多復有高

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酒以之

為醴而進與先祖妣以會其百眾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

矣○傳豐大至曰秭○正義曰豐大釋詁文徐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言廩所

以藏盛盛之穗者器實曰盛在器曰盛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

之所藏為盛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

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盛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結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嫌不

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在於藏穗為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

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彼廩人職

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

之惣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盛盛之委焉記言

豐年一章七句

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

用籍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為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

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

為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

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為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且相累但

文不可再言及耳○箋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

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

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

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徧○正義曰徧

訓俱也亦徧之義○箋烝進畀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瞽音古無目眊曰瞽瞍音直謹反本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

合乎大祖

疏

有瞽十三句。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

治直吏反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

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

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

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

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

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執磬祝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

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

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鞀祝圉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提業如錫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

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執鞀鼓也柶木柱也圉柶也箋云瞽

矐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八中瞽百八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矐者

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虞音巨應應對

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鞀音詹縣音玄注皆同鞀字亦作鞀音桃柶尺叔反圉魚呂反柶荀允

疏

有瞽有瞽。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

疏

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

疏

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爲懸鼓也又有鞀有柶有圉皆視矐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

疏

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

疏

和諸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

疏

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

疏

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

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爲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柶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

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

言之也。傳瞽樂至圉柶。正義曰周禮瞽矐爲大師之屬職播鞀柶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

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柶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柶其上加

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卽栒上之栒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虞之體植者爲虞橫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植弓皆言栒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栒文皆與虞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栒旣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爲一據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栒業旣橫則虞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旣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虞業維樅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虞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虞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則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簋虞般之崇牙注云橫曰簋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般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紼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紼者紼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虞之上角漢祀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領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饗注云周人畫綃爲饗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饗於簋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鞞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旣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般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般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鞞者春官小師注云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栒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畧之大師注木栒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栒敵注云栒狀如漆笛中有推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止故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栒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鞞郭璞云栒如漆笛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以木長尺櫟之鞞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栒簋圍敵古今字耳。箋誓臻至作田。正義曰誓臻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誓臻故連言之解以誓臻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誓四十人中誓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誓自設也春官序於誓臻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誓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誓注云大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誓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

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輶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輶引導鼓故知田當爲輶是應輶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輶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也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箋云既備者懸也輶也皆畢已

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筵併而吹之。嗶嗶肅肅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縣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干反錫夕清反密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也卽乾餿也音唐筵字

疏 箋簫編至吹之。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筵李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

疏 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筵筵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錫者所吹其時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爲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或云滑餿凡餿謂之錫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簫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簫簫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客戾止永觀厥成 箋云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潛在廉反爾雅作潛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潛魚池小雅作潛時砧反

疏

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李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軌反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迷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爲此歌

焉經愆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卽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末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鮪魚皆可薦故愆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潤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

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祝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
有多魚有鱣有鮪鰌鰋鯉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慘也箋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鮪漆音七沮七余反鮪張連反鰌音條鰌音常鯉音偃鯉音里慘素威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櫓櫓慘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廐反又心廩反字林作

疏
猗與漆沮。毛以爲可猗

霖音山沁反義同銘音洛爾雅云鮪叔鮪鮪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疏
猗與漆沮。毛以爲可猗

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魚之魚有鮪有鯉又有鮪鮪鯉鯉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爲助餘同。傳漆沮至潛慘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慘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郭璞曰今之作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

潛潛古今字。箋鮪大至鮪鮪。正義曰鮪鮪已釋於衛風言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白鮪鮪鮪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鮪郭璞曰今鮪額白魚也

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

疏

雝十六句。正義曰雝者

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闕官傳

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禘禘禘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卽政之年頃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禘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記祭法禘嘗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卽云釋又祭釋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禘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禘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反禘稀而禘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禘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禘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禘大於禘也知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太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太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有來雖雖至止反探得之後卽爲經典詩書不諱故无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相助廣大也箋云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雖雖然既至止而

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疏有來雖雖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雖雖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太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彼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爲天下

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今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妣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注：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勸也。俱訓爲勸，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箋：雖離至歡心。正義曰：雖離和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嘗，因未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離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慈而慈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弃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弃，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哲維人文武維后

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宣命定其基業也。箋云：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

音暇徐古雅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徧音遍，下同。知音智。

疏傳假加。正義曰：釋詁文。箋：宣徧至君故。正義曰：宣徧釋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曰王。考者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

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

繁祉。燕安也。箋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

諱當音處亮反。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爲應應對之應。淑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

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祉，故文王之神

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子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

成上 意也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右

音祐下同助也大妣疏傳烈考至大妣。正義曰以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音泰下音似文王妣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似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須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祚之多故歸美焉

離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見賢遍疏載見十四句。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反下同。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

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愍之案經載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唐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載見辟王曰求時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載見辟王曰求

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條革有鴈休有烈光

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條革

有鴈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條革轡首也鴈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辟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鑾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條音條鴈七羊反本亦疏載見辟王。毛以為諸侯始來朝而見君其作作鎗同休許蚘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已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條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

秀眉之壽又敘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眾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福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鄭以介爲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爲異餘同。傳載始至法度。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龍旂者旂上畫爲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爲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者旒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旒上儼革有鎗鎗爲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卽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祀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旒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儼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鎗故知鎗爲金飾貌卽。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韓奕所云儼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爲盛壯。

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祀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

禮以助孝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

疏

傳昭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見武王而言昭考多福。祜音戶福也朝直遙反下篇並同。故知爲武王享獻釋詁文。箋言我至多福。

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卽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卽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卽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卽經之思皇也烈

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

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卑必爾反

疏

箋俾使至之言。正義曰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本又作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祚才故反

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爲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與諸侯助祭得福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嘏意者

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以諸侯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與。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有客二王之後為客也。見賢遍反。序注同。糾勑律反。又作黜同。

疏

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

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箋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替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

萋有且敦琢其旅

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

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賊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

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駸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

疏

有客有客。毛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

自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

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輿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爲異餘同。傳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輸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妻妻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箋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爲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妻且爲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妻妻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琢古今字。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箋云繫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

勤。繫陟立反絆音半。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餞音賤樂音洛。

疏

傳一宿至曰信。正義曰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信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箋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礼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礼畢歸大礼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礼亦應當然又聘礼記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礼既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礼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句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句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爲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箋追送至無已。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爲送客以王爲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大威則夷易也箋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

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鼓反下同。疏傳淫大威則夷易。正義曰淫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大如字徐音泰注同。

疏

武七句。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

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箋大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祀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烈業也。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功業實最為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

疏

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疆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述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率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傳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箋皇君至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箋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

功。

武迹劉殺者致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遏於葛反耆毛音指致

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汲音急。

疏

傳武迹至耆致。正義曰武迹釋詁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者味也其意言致紂於誅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

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遏止至五年。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音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已是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眾多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賤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

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纔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枉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紂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維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王之什十篇十章二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朝直遙反注同。

疏

閔予小子十一句

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爲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礼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稱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爲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詩之事以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廟。正義曰。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礼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